

严沁 ● 经典名著系列

灯火阑珊处

让您倾倒迷醉的浪漫小说



I247
38

灯火阑珊处

「香港」严沁著

陕西旅游出版社

(陕)新登字 012 号

灯火阑珊处

严沁 著

陕西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西安长安路 32 号 邮政编码 710016)

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户县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大 32 开本 6.5 印张 135 千字

1993 年 1 月第 1 版 1993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:1 6000

ISBN7-5418-0694-3/1·224

定价:4.20 元

目 录

灯火阑珊处 (1)

无语亦情牵 (53)

缘尽此生 (105)

星火 (157)

灯火阑珊处

从律师楼走出来，已是万家灯火。这儿是闹市，行人、车辆川流不息，商店的霓虹灯刺得她的眼睛都睁不开，唱片、录音带的声浪更震耳欲聋，然而——这一切都似乎与她无关，她的冰冷、麻木摒绝了周围的一切，世界上的热闹、欢乐也是远离了她！

她，二十六岁的叶晓玫，一个冷寂、憔悴又失意的妇人，年纪不算大，模样却比实际年龄老的多，看上去有四十岁。

她慢慢的沿着马路往前走，步履犹豫，漫无目的，眼中的神色却是悲哀、失意。

她也曾快乐过、幸福过，她也曾拥有女孩子梦幻中美好的一切，名气、金钱、爱情、家庭，然而——只是在那么一瞬间，原子笔动一动，签上了自己的名字，属于她的一切都消失了，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她刚签了离婚同意书，维持了八年的婚姻就此结束，她和子豪的夫妻关系也一力两散，似乎——干

净利落，从此各行各路，互不相干，可是——

漫长的八年相处，悠久的十一年感情就此一笔勾销吗？其中的恩恩怨怨、爱爱恨恨又岂是一纸离婚书能解开？能切断？

人毕竟是人，不是动物，不是禽兽，发生过的一切，尤其是爱、感情，又怎能真的淡忘？

何况小羽——孩子无辜，一个破碎了的家庭，一对不能再相处的夫妻，怎样影响孩子？怎样伤害了他小小的心灵？

想到小羽，那个七岁的聪明可爱孩子，晓玫麻木的心也扭曲着疼痛！

他是那样爱父亲，那样依赖着父亲，一旦失去了父爱，他——会怎样？会怎样？

离婚不会使她流泪，她冷静坚强的应付并处理了一切，孩子——像千万把尖刀插在心窝，不能忍受的疼痛，无法抑制的泪水涌上来，灯光模糊了，行人模糊了，回到家中，她将怎样面对小羽？怎样向小羽解释父亲永远不再回来的原因？

父亲——子豪怎么说呢？那个感情奔放，才气纵横又有上进心的男孩子，那个从十五岁就走进她心灵的唯一异性，那个曾以为是她永恒伴侣的人，她做梦也没有想过会背弃她，会离开她。当初刻骨铭心的爱情，只换来今日的一声“抱歉”？这个世界还有爱情吗？

“抱歉”——只因为爱上另一个女人，她不能明白，若子豪爱那女人是真，属于她的可是假？爱情不

是一生一世？爱情不是永恒？她真的迷惑了！

晓玫并没有为难子豪，当他对她说不再爱她，当他坦白承认爱上另一个女人，当他表示对着她再无快乐，她就快定成全他！

是的，成全他和那一个她也认识的女人，何况他说“爱情无罪！”

爱情是无罪，孩子更无辜！

站在中兴大桥上，和风吹散了她的迷惘，中兴大桥上灯光依旧，那是她和子豪以前常散步的地方，那儿留下了他们许多相伴的脚印和无数甜蜜的回忆。此时——子豪已离她而去，豪不觉歉疚的走进另一个女人的怀抱，甚至对至爱的孩子也不再多望一眼

爱情无罪，多冠冕堂皇的话，多好的籍口，一些负心负情义的人总有千百个推诿的理由。爱情的本身是无罪，滥用爱情的人却该负责，良心上的责任，道义上的责任，婚姻原是一种永恒的承诺！

子豪去了，去得潇洒自如，似乎把所有的感情重担全放在晓玫身上，晓玫愿意负责起这感情十字架。真的，莫说子豪是得到她心灵、身体的唯一男人，十一年来，直到如今，直到他们已签字离婚，她不能否认，也无法否认她仍爱他，她——怎能不爱他呢？

她抹一抹眼睛，更多的泪水却涌上来，无论如何，十一年来的好好坏坏，欢笑和眼泪她都不能忘，那绝不是一纸离婚书可以抹去的，那已是她生命的大部分！

或许她傻，她太容易的就答应了他离婚，令他觉得背弃她非但无罪而且理所当然。她不是那种吵吵闹闹的女人，她的好强好胜个性也不容许给别人看笑话，她愿意忍受一切痛苦，使自己表现得更坚强、冷静和不在乎，她要让别人觉得失去子豪，她仍能活得很好——

她怎能不憔悴，不苍老？痛苦和折磨已腐蚀了她的内心，人们看不到的内心！

叶晓玫，她告诉自己必须活得更好，更踏实，即使她只剩下一具空的躯壳！

她再抹一把眼泪，拦住了迎面而来的计程车，小羽在等着，家总是要回的，失去了男主人，屋子不会改变！

子豪今后自由了，他可会真正快乐？像当年她答应下嫁给他一般的快乐？

当年——怎样的一段往事呢？她永远也忘不了，然而——他呢？

(一)

十五岁的叶晓玫是一朵清纯美丽的百合花，在整个东门町区域中，她很有名气。

她住在东门町附近的永康街，她念的学校是紫门町里一间女子商业学校，几乎住在这个区域中的

年轻人都知道她，都想认识她！

叶晓玫，那美丽、大方又温婉可人，更有一副美妙歌喉的女孩子，她几乎成了男孩子追逐的焦点！

她念的不是很好的学校，她自己也不怎么爱书，若不是父母坚持她必须学得一技之长，必须高中毕业，她早已脱离了学生圈子。

她喜欢唱歌，她也唱得非常好，非常悦耳。半年前参加电视的一个歌唱比赛，以她十五岁的小小年纪竟得了第三，五十多个人，实在太不容易了！

也因为这次歌唱比赛，使她得到电视公司一纸基本歌星合同，也使她的名气从东门町的学生圈子、年轻人范围中脱出来，更多的男女老幼都认识她。

她实在唱得不错，人又漂亮，电视台很捧她，才半年工夫，学生情人的雅号已广为人知了！

围绕在她身边的男孩子们更多，更热烈！

以一个十五岁的女孩子来说，她无疑是早熟的；也许是她接触娱乐圈的关系吧，她看来比赛际年龄大些！

星期六放学，几个平日跟她接近的女同学起哄着叫她请客，她是她们中间唯一赚钱的一个。

她带她们到学校附近的“小美冰店”，那是比较平民化的地方，也是比较正派的年轻学生最爱去的！

大概星期六，人很多，好不容易等到一张桌子，六个女孩子围成一圈坐，你推我挤好不热闹。

大家吩咐了饮品，这才发觉四周许多视线都集中在她们这桌，当然啦！学生情人叶晓玫坐在中间

呢!

晓玫是斯文的,虽然她略有名气,她却从不在公众地方张扬,有人认出她来也会使她尴尬。

“别吵了。”她压低了声音,“大家在注意我们,不好!”

“是注意你!”张玉萍掩着嘴笑。

“是啊!谁知我们几个是什么人?”林琳也说。

“再这样我就走了!”晓玫逼得提出警告。

“好,不吵,”张玉萍不解的,“站在台上,面对那么多人唱歌不怕,怎么怕几个人望着你呢?”

“那怎么同?”晓玫小声说:“站在台上是表演,我会忘掉自己是谁,现在是真实的叶晓玫啊!”

“不懂!”林琳挥一挥手,也不想研究,“吃东西吧!”

饮品送上来,笑闹的声浪才平息。晓玫透一口气,正准备吃面前的那一杯布丁,突然感觉到一对热烈而又有些放肆的眼光在自己身上。

她不安的移动了一下,脸也红起来,说实话,她真的怕这样不掩饰的注视。

过了一阵,那在她身上、脸上的视线并没有移开,是谁呢?怎么一点礼貌也不懂?就这么直勾勾的盯着一个陌生女孩看吗?当人家是什么人啊?

晓玫有些恼怒,视线从眼角处过瞟过去,她要看看这放肆又没礼貌的家伙是谁?

很普通的一个年轻人,瘦削,中等身材,不很长的头发,戴一副近视眼镜。只看一眼,晓玫的心怦怦

跳起来，她不明白，这么普通一个年轻人怎么有那么炽热的眼光？有那么放肆的大胆行为？

他桌上还有一叠书，独自霸着一张桌子，看模样是附近淡江文理学院的学生，他——

晓玫再吸一口气，收摄心神，完全不再朝他那边瞄去。这个男孩看什么呢？就算他再这么望上一年，晓玫也绝对不会理他，她讨厌他的放肆！

又过了一阵子，女孩子们都吃得差不多了，一声多谢站起来就走。晓玫付了钱也跟着大伙儿离开，晃眼中，那男孩也拿起书本站起来。

怎么？他还想跟着她？

晓玫并不害怕，台北的治安很好，光天化日也不怕他做什么，而且他明明是学生，也不像什么坏人，跟着就跟着吧！她又不会少一块肉？

和同学分手后，晓玫独自走她家的巷子，家就在前面不远处，就算有人跟踪、钉梢，她也不怕、不担心！

下意识的转头望望——嘿！那男孩果然在背后，而且跟得这么近。

晓玫的心脏跳动加速，虽说不怕却也紧张，毕竟是个不明来意的陌生男孩！

“小姐——不，同学，”男孩子开口了，声音就像他的眼光，热烈而勇敢，“很抱歉这么跟着你，我没有恶意，我希望能和你做朋友！”

他叫她小姐？同学？难道他不知道她是谁？他不会在电视上看过她唱歌？

“对不起，我不认识你！”晓玫沉着脸，冷着声音。他不是慕名的知音人，她颇为失望。

十五岁的她毕竟还是孩子。

“你当然不认识我，就像我不认识你一样。”男孩子很真诚，很坦白，“我是淡江文理学院外文系的学生，我叫陈子豪，今年夏天毕业，去年成绩是全班之冠，拿荣誉生奖学金！”

晓玫皱眉，这个男孩子的自我介绍真特别，也真自大，有谁会对外人说自己是荣誉生？

“对不起！”她摇摇头，越过他预备走开。

荣誉生又如何？就能胡乱拦着别人去路么？

“等一等，请听我说。”陈子豪着急的挡着去路，“请相信我的诚意，刚才一看见你——你知道吗？你就是我心里描绘了二十二年的理想形象，你就是我最欣赏的那一型女孩子，我目不转睛的盯着你看，我实在幸运，我不想放走了这幸运，我就跟了来！”

就这样跟了来？怎样的自说自话？

“对不起，我不喜欢和陌生人说话！”她脸上一点笑容也没有。

“不能再算陌生人。”他不让路，“至少你已经知道我是谁，你放心，我绝对不是坏人！”

晓玫十分恼怒，这算什么呢？拦着别人去路胡乱语一通，一厢情愿的以为理所当然。

她知道有很多男孩子这么追女朋友，她却不耐烦，尤其是他根本不知道她是谁，只因为她的外貌！

“我不管你是好人或是坏人，让开。”她冷冷的，

“我不会和一个拦路的人做朋友！”

“你——”他呆怔一下，似乎没想到她会如此。

“你想怎样？”她涨红了脸推开他，“莫名其妙兼荒谬，兼无聊！”

“喂，喂！”他又追上来，一副死皮赖脸的神色，“至少你该告诉我你是谁，这才公平！”

“谁和你讲公平？我又不想认识你，”她绝不动容，“更没有心要说自己的名字！”

“好！”陈子豪站定了，脸上掠过一抹狼狈的红，“你自己不说我总会知道！谁叫我遇到你？我绝对不会放弃和你做朋友的希望！”

晓玫冷笑一声，用钥匙打开大门走进去。

她大概遇到全世界最无赖、最皮厚的一个男孩子了吧？哪有硬要交朋友的事？友谊可以强迫吗？

他说是个大学生，怎样莫名其妙的大学呢？

× × ×

从第二天起，一星期了，晓玫每天早晨必在信箱里看见一朵粉红色的玫瑰，每天放学时也会看见一朵，没有人署名，她也知道必是那个陈子豪！

奇怪的是只见到他的花，却没有再见到他的人！

送花又怎样？晓玫拒绝他的念头并没有丝毫改变，如果他以为几朵玫瑰花就能打动她，他就未免太蠢了！

不过，晓玫倒也认为他选送玫瑰倒是聪明的巧合，他还不知道她叫晓玫吗？

又是周末。

晓玫昨天就接到电视台的通知,下午三点开始要录影节目,她要唱两首歌,是下星期天的一个大型综合节目要播出的。

她预备回家拿了衣服就去电视台。

晓玫很懂得自己的年龄不允许穿太成熟的衣服,却也不愿穿太稚气的衫裙,每次选出镜的衣服的确很伤脑筋。幸好妈妈会做衣服,只要讲出样子,妈妈必能做得很好,倒真少了不少服装费!

信箱里仍有玫瑰,仍然没有只字片语,她冷冷一笑,看他还有多久的送花耐性?

妈妈早已准备好衣服,也预备了午餐。

晓玫总是少少的吃一些,她怕吃得太饱反而无法把歌唱出水准,她又不是天牌歌星,可以用唱片代替,只要在烛光幕上装模作样的对口形就行了。

然后她就匆匆出门,三点钟,她不想迟到!

她只是个学生,不必浪费钱去坐计程车,公共汽车不是一样到吗?多花一点时间而已!

她比预定的时间早五分钟到了电视台,立刻就到节目监制人和导播那儿报到,他们也为她安排好了时间!

她是被公司力捧的人,导播当然也对她另眼相看一些,电视台是十分现实的地方!

她的两首歌很快录完了,导播告诉她OK,表示 she 可以离开了,她又匆匆收拾起衣物,预备离开。

事实上,电视台不如她想像中的好玩,所有的人当她小孩子,谁喜欢和一个小女孩玩呢?

她是很寂寞和孤单的！

在电视台走廊上慢慢的走着，反正回家没事，她不必再急急的赶了。她半垂着头，回想刚才录影可曾出错？可会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？

突然，有人伸手抓住了她的手臂，并拦住了她的去路。

“咦？怎么是你？”竟是那个陈子豪！

“为什么不是我？”她用力摔开他，怎么巧得在这儿会遇到他呢？“你能来我就不能来？”

“不，不，你若喜欢来，我可以安排你到处参观，”他热心的说：“我认识一些人！”

“不劳你费心！”她冷笑起来。她是此地的基本歌星，还要他来安排？简直笑话！

“别客气！”他的殷勤倒是真诚的，因为他根本不知道她是谁，“我很乐意为你服务！”

她想一想，他是淡江的学生，为什么在电视台里呢？

“你为什么在这儿？你是学生？”她问。

“我在这儿兼职赚外快，”他笑了。一个学生，牙缝里似乎已有烟痕，“我替一些外国片集翻译中文字幕，是学以致用！”

“哦！”她很意外。

她从来不是好学生，不用功，不爱读书，对有学问、功课的人却也羡慕，何况他是翻译外国片集，那么英方程度一定很好！

“所以我说认识一些人!”他摸摸头,“你——收到我的花了吧?”

“最好别再送来,”她的神色不再那么冰冷,可能觉得他也在电视台做事,大家有些关系的缘故,“我根本不喜欢花!”

“我只是表示一点真诚!”他认真的说:“我考虑过了,我要正正式式的认识你,我并没有去打听你的一切!”

“很光明啊!”她笑起来。在某些方面,她仍然只有十五岁,虽然他看起来有十八、九岁。”

“我还有恒心,”他也笑了,“我做任何事都是不达目的誓不休!”

“也要看是什么事!”她不以为然。

“你——能告诉我你的名字吗?”他再次提出请求。

她犹豫一下,终于点点头。

“叶晓玫!”她说。

她觉得他是很特别,很与众不同。

“叶晓玫?”他皱起眉头,“奇怪,我仿佛在哪儿听过这个名字,很熟似的!”

“你慢慢去想吧!”她越过他大步走开。

她心中有丝模糊的喜悦,他是追逐她的那些男孩中最大的一个——其它的全是中學生。她喜欢她不当她是十五岁的小女孩!

“等一等，晓玫，”他追上来，他已立刻叫她晓玫了，改口得真快，“我们一起走！”

“你办完事了？”她看他一眼。

他是一个不漂亮、很普通，却有气质的男孩子，小女孩多数幻想着小说上所谓“有气质”的男孩，她觉得气质比外貌重要！

“交回去四个翻译好的片集，又拿了四个！”他扬一扬手中的牛皮纸袋，“够我一个月的零用！”

“你功课不忙吗？”她问。很自然的接受了他。

“赚钱重要，大四的学分少，”他笑，“毕了业也是赚钱，有什么分别呢？我提早赚而已！”

“能赚很多吗？我是指翻译片集？”她问。眉梢眼角仍看得出她的稚嫩。

“不多，”他摇头，“除了赚钱我还有另外目的的，我偷师学写剧本。”

“想做编剧？”她睁大眼睛。

“不！”他眼中光芒特殊，“编剧不足以使我迅速名成利就，我想当导演！”

“导演？或是导播？”她以为听错了。

“导演，不是电视台的导播，”他笑笑，“一部片子成功就行了，导播就没意思！”

“你野心很大！”她伸伸舌头。

“没有野心怎配称男孩子？”他自傲的笑了。从他笑容里看得出他是自信心很强的人。